



1-10-1966



關於新加坡經濟的幾個問題

編者按：虛假的獨立，給星加坡的經濟造成了重重的危機！前景十分暗淡。經濟難題，這是行動黨政府的致命傷，這是影響百多萬星洲同胞生活的大事。對此，我們左翼必順加以關注，必須懂得怎樣向人民分析和教育。這里，我們特約幾位同志進行了考察研究，寫就了這篇有關新加坡經濟問題的長文，分兩期刊完，敬希讀者留意。（註：本篇由若干短文組成，各短文可以獨立參閱。）

新加坡貿易恢復的真相

自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星加坡硬硬拖進“馬來西亞”之後，經濟受到了一連串的沉重打擊。當時，印尼爲了維護革命，爲了反帝反殖，展開了對抗“馬來西亞”的運動，新印貿易急劇下降。新加坡的對抗貿易總值，由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億多叻元，劇降爲一九六四年的五十二億叻元，貿易額損失達廿五億，佔新加坡貿易總額的三份之一。由於貿易之嚴重衰退，許多商家倒閉，工廠停工或縮小生產，失業人數大增，市場蕭條，景況十分嚴重。人民對“馬來西亞”的不滿情緒非常強烈，鬥爭日益加深，再加上李光耀集團和東姑何都拉曼集團的矛盾加深，狗咬狗開得兇。帝國主義爲了保住宅們在這裡的政治經濟利益，只得把新加坡拉出“馬來西亞”，企圖用虛假的“獨立”，來轉移新加坡人民的視線。

新加坡所謂“獨立”已經一年多多了，經濟情況是否有好轉呢？據行動黨政府發表的貿易統計，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六月的貿易總額爲七十億又九千七百萬叻元，比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七月的六十五億又一萬叻元，略有增加。但如果同一九六三年“合併”前的貿易總額七十七億五千三百萬叻元比，就表明新加坡的貿易並沒有恢復到“合併”前的水平。再者，對於“獨立”一年來貿易總額略有增加的現象也要分析一下：

第一、“獨立”以來，進出口貨物普遍都漲了價。進出口的東西沒有多大增加，但是物價上漲了，看來就是貿易額有增加，因爲貿易的數字是指錢多少而不是指貨物的多少。

第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和西貢、曼谷不過一水之隔，航程很短，由於行動黨政府親美帝國主義，且反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所以，新加坡就暗中作爲美國侵越軍需補給的基地。例如，今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對南越的輸出，就由一九六五年同期的二千四百萬叻元，劇增到七千一百萬叻元，只一年就足足增加了二倍！新加坡輸往越南供美軍用的，主要是鋼板、鋼、金屬容器，建築材料、石油產品和照相器材等。早在去年年底，美國就爲了擴大戰爭而向新加坡大量採購各種物質了。美國甚至向裕廊工業區某造船廠定造巡邏艇。發侵略戰爭之財，這就是新加坡貿易“恢復”的真相。顯然，以戰爭維持貿易是非常靠不住的。

所謂要跟全世界做生意

李光耀之流會一再強調話：“我們要跟全世界做生意，不管非共也好，反共也好，共產國家也好，我們都跟他們做生意。”李光耀集團是真的在貿易上對世界各國“一視同仁”的嗎？不，由李光耀集團的親帝本質所決定，它在做生意也沒有忘記反共反華。過去一年間，行動黨政府先後派出好幾個貿易代表團，訪問歐洲、非洲、李光耀本人也親自出馬，到各國招徠了許多國家的訪新貿易代表團，同一些修正主義國家（蘇聯、波蘭、保加利亞等）先後簽訂貿易協定，特別是同美國簽訂了投資保證協定，爲美國壟斷資本向新加坡進行經濟滲透打開方便之門。但是，行動黨政府却百般阻礙新加坡民族工商業者組織考察團到中國訪問（曾經有一個貿易考察團已經整裝待發，前往

（轉入第八版）

哲學知識

●馬哲●

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指南



在我們左翼隊伍裡，長期以來，一直有一些人輕視理論，不肯學習理論，對理論產生極大的反感和偏見。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也是非常錯誤的對待群眾工作的態度。

理論是什麼呢？理論是人們社會實踐的經驗總結，它的產生，不能脫離社會物質發展的需要，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生活。

理論雖然來源於人們的社會實踐，但理論並不是消極的、無關緊要的東西，它是能夠反過來影響和作用於人們的社會存在，促進或阻礙社會生活的發展的。例如，反動的、脫離實際的理論，就會對社會發展起阻礙的作用；正確的、先進的、符合於客觀實際的理論，就會對社會發展起促進的作用。這是理論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由此可見，正確的、先進的、符合於客觀實際規律性的理論，正是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促進人們社會發展的最可靠的、必不可少的指南，當然又是擊敗腐朽和落後事物的最銳利的武器，誰掌握了它，誰就能夠在鬥爭中得到保障、取得勝利。這樣，一位群眾工作者，既然決心為實現一個美好的新社會而努力和奮鬥，又有什麼理由不學習理論，不把理論學到手呢？

因此，任何一位左翼群眾工作者，不論是領導人、普遍幹部或幹事，或普遍成員，都有責任虛心地、耐心地學好思想正確的理論，作為指導工作（實踐）和在繁雜的社會鬥爭中明辯是非的指南和武器，以免在現實面前對問題感到束手無策和黑白不分、是非莫辨，這就一定會把群眾帶到死路上去，把群眾辛辛苦苦從鬥爭中取得的成果，一手葬送掉。

正確的理論能夠被運用來指導實踐，取得勝利，正說明了正確理論所具有的無比強大的威力和生氣勃勃的生命力。

然而，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認識理論既從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又能夠轉過來指導實踐這個事實呢？

（一）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是促成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而事物的發展是依着一定的規律進行的，人們只能夠去認識規律、利用規律，却絕不能去改

變規律，阻止事物依着規律發展。怎樣去認識規律，以便利用規律呢？唯一的辦法正是人們的社會實踐。人們在進行實踐的過程中，對事物的認識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性認識，第三階段是理性認識，這表示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由淺到深，由事物的外部推進到事物的內部的深化過程。感性認識只解決了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現象的、外部聯系的東西；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提高的，才真正達到了事物的全體的、內部聯系的各個方面，這時，人們就可以根據事物的內部矛盾和聯系的實際情況，去全面把握事物的發展，從而預見事物發展的趨勢，總結出理論。我們所指的正確的理論，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此可見，正確的理論之所以能夠指導實踐，正是因為它反映了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進步力量根據正確理論中所闡述的規律，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制定出自己的工作方針和政策，在革命實踐中指導群眾進行鬥爭，就能夠贏得勝利。

（二）理論既然來源於人們的社會實踐，那麼，革命的理論當然是來源於人們的社會革命運動了。這就是說，革命的理論是革命運動的經驗總結，運用這樣的理論來指導革命，一定會在群眾中產生積極的作用，加強革命運動的信心；從理論的指示中找出確定革命鬥爭的方針和策略的根據，依既定的道路前進，讓群眾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而積極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進行更堅決的鬥爭。由此可見，正確的理論，除了能夠反映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以外，它還潛在着一股無比強大的組織和動員群眾的力量，能夠掌握着群眾的心理、精神和思想。因此，有人說，「理論一掌握了群眾，便立刻成為物質的力量」，以及「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等，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也許有些人會懷疑，認為，人們的認識往往掉落在實際的後面，而事物又是永遠不停地在發展着、變化着的，在你還來不及把它認識清楚以前或者剛剛認識清楚時，它又變為另外一個樣子了，向前發展了，變化了，特別是當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形勢的變化更是快速和複雜，這樣，怎麼能夠期望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呢？

這些人會存有這樣的懷疑，是值得同情和原諒的。因為，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看來，人們的認識是由客觀存在所決定的，由於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才引起人們認識的發展和變化。可見，現實事物和形勢的發展、變化，永遠都走在人們的前面，那麼，一個人的認識如果跟不上事物的發展、變化的話（在這些人看來，當然是跟不上的）認識就一定是落在客觀實際的後頭了。而且，還不止這些，一個人的認識還要受到他本身的科學知識條件，技術條件和生理條件等等的限制，這一來，認識就更要落在實際發展的後面了。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指南

但是，這些人的看法顯然是非常片面的、機械的、孤立的，他們並沒有看到他們所存有的疑問，只能是在一般情況之下的個人之間才會發生的，而且對於脫離群衆的個人來說，是一定會發生的；却絕對或者根本很難在一個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身上發生。

這應該怎麼說呢？因為：

一、凡是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抱着實現一個美好的新社會而不竭地領導群衆進行鬥爭的進步的政黨，它的革命實踐，永遠都是朝着爲群衆的革命道路前進的（中途發生變節的話，不久必定會分裂出新的革命者來領導，這是一分爲二的法則。如蘇聯克魯曉夫修正主義者上台以後，由於修正主義思潮影響所及，全世界許多國家裡真正進步的政黨也跟着紛紛發生分裂，不久修正主義者被革命者開除而成立新的修正主義政黨，就是革命者同修正主義者決裂，重新成立真正革命的政黨，繼續領導人民進行鬥爭），它有堅定的原則立場，又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它所依靠的是廣大群衆的集體實踐和集體智慧，它的革命實踐的指導原則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這就一定能夠對發展的事物、變幻無窮的複雜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從而得出正確的、符合於客觀現實的估計和認識（理論），當然就可以使實踐鬥爭具有科學的預見性了。也就是說，這樣的認識，不但不會落在事物發展的後面，反而有根據地走在事物發展的前面了。例如那些偉大的工農階級的思想家、革命家，他們就是從群衆革命的偉大洪流中湧現出來的，他們所創立和發展的哲學和革命理論，都不是他們個人憑空捏造、靠幻想編製出來的，而正是根據他們長期以來和群衆一道進行革命實踐所得的豐富經驗，憑着他們深遠的觀察力，經過科學的分析而總結出來的，因此，他們的著作都具有高度的科學預見性。舉個例來說：一位革命家，憑着他長期的革命實踐，在他總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當然又是半封建的）的人民革命戰爭經驗以後，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並最後奪取城市的這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戰勝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的戰爭規律，這真是偉大的發現，今天，他這一科學的、偉大的戰略思想，不但在他本已經得到證明是正確的，也已經在其他許多類似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戰爭中證明是正確的，今後事實還要繼續證明它是正確的。

二、事物的變化發展，都是依着量變到質變的法則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首先都是從各種現象上表現出來。當然，現象是千變萬化、非常零亂和複雜的，但是，不管現象變化、複雜到何種程度，各現象之間總是保持着一定的內在聯繫，事物發展的規律性總是穩定的。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從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理論知識，除了反映事物的表面現象以外，更重

要的是把握了事物的內部聯繫和事物發展的規律性。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難知道，儘管從表面上看起來，事物的現象千變萬化，非常複雜和零亂，但人們也一定能夠透過現象去掌握住它的本質，預見得到它變化發展的來龍去脈和方向。例如，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規律，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們總結了社會發展史後所發現的一條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受壓迫的廣大人民群衆便運用了這個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實踐，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又如，我們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從這些革命家、思想家們的著作裡認識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本質和統治、壓迫人民的各種手段以後，當美英帝國主義者通過它在本地的傀儡政權提出所謂「馬來西亞計劃」時，我們就看出它是一個新殖民主義的計劃，目的是要對這些地區的人民推行「合而治之」的政策，於是我們號召人民起來堅決地反對它，並揭露它，事實已經證明了我們的預見；當這個所謂「馬來西亞計劃」被强行實施後，由於遭到越來越多人的反對，情況對這些地區的傀儡政權越來越不利，看看就要挨不下去了，這時候，我們又已從各種現象上看出了殖民主義者可能再回頭來搞它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妄想從分裂新加坡與聯合邦人民的戰鬥團結中來解救自己，因此，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強調了粉碎「馬來西亞」，爭取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真正獨立統一的重要性，不久，事變的發展終於又一次證實了我們的預見，殖民主義者果然蠻橫地、但又假惺惺地宣佈了新加坡的「獨立」（？），企圖轉移和模糊人民粉碎「馬來西亞」的鬥爭目標，而且假獨立後的新加坡，又正如我們所預見的那樣，並不能解救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的命運，甚至是落得更悲慘的下場。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現實例子，這種預見正是透過各種各樣複雜的現象，掌握住了事物的本質的結果。

這些事實都正有力地說明了理論雖然是從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又絕對可以反過來被人們利用來指導實踐。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理論、學習理論，掌握先進的、正確的理論知識，才能夠幫助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預見事變發展的過程和方向；否則，不懂得理論，就會變得眼光短小，想不深，看不遠，不會把握材料，不會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就一定做不好工作，就一定會妨礙或者影響到整個人民鬥爭的進程，這個罪過是不小的。

（下期續完）



看

右派軍人政權把印尼搞成怎麼樣？

政局動盪、經濟破產、糧食嚴重短缺、生產萎縮、市場蕭條、外匯枯竭、負債累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餓、失業、混亂、滿目瘡痍，這就是印尼的社會面貌

自印尼右派軍人集團篡奪國家權力的一年來，印尼的政局不但沒有平靜，反而更加動盪，印尼的經濟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臨近破產，各地糧荒嚴重，到處都有成千成萬的人餓死，工農業急劇衰退，生產銳減，市場空虛，外匯枯竭，負債累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總之，親美右派軍人政權統治下的印尼，已成了一個黑暗恐怖世界，人間的活地獄。這也說明了右派軍人政權統治根基的不穩，說明它的日子越來越難過。

印尼國內經濟破產，社會混亂

右派軍人篡政上台以來，就瘋狂地在國內實行大逮捕、大屠殺的血腥統治。根據最保守的估計，在右派軍人屠刀下喪生的人已達一百萬人，先後被投入監獄者達數百萬人。

一年來，印尼的工農業生產嚴重下降，失業者劇增，出口和進口都劇減，物價飛漲，老百姓生活瀕臨絕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來，印尼的工業生產幾乎完全停頓。開工的工廠之生產率只有百份之十左右。根據官方的數字（顯然大大地縮小），失業工人達三百萬，半失業的人有一千二百多萬，印尼還不是個工業國，工人數日本來不多，有如此巨大的失業數字，不能說不嚴重。

今年以來，印尼出口繼續大減，糖和石油已經沒有出口了。外匯儲備等於零。據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說，印尼的外債已達廿五億美元。儘管美、日反動派，再聲言要大力援救印尼右派政權。但是，右派政權實際拿到手的“外援”還不到一億

美元，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由於印尼國庫空空如也，外匯枯竭，許多外國廠商拒絕發貨給印尼，使印尼市場更加空虛，物價驚人飛漲。九個月來，印尼生活指數上升了六倍。一九五五年的一千盾可以用來準備一頓供五個人吃的豐富的晚餐，今年，一千盾只買得到十隻辣椒。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布沃諾在“合作國會”供認：印尼政府中一名普通公務員，一個月的薪水，只夠一星期的開銷。其他三個星期要靠什麼來維持生活呢？布沃諾沒有說，然而，人們可想而知。

經過右派軍人的大洗劫、大屠殺、大破壞，印尼各地普遍都發生欠收和飢荒。據報道，小巽他群島以西的一些地區，已有三萬多人餓死！排華浪濤特別猖狂的龍目島，人口不過一百萬，餓死的人竟達五萬！

窮困、飢餓、失業、混亂、滿目瘡痍，民不聊生，這就是印尼這個千島之國的社會面貌。

右派軍人政權繼續這樣搞下去，必使印尼經濟徹底破產，把印尼人民推向絕境，因此，它必將激起印尼人民的日益強烈的反抗。目前，在各地聚集的印尼革命者，正在加緊組織自己的戰鬥隊伍，團結與發動人民，展開英勇的武裝鬥爭，致力打垮反動透頂的右派政權。

印尼右派政權的對外政策

印尼右派軍人政權的對外政策，總括地說就是：親美、聯蘇、聯日、反華、反對東南亞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

右派政權的外長馬力克一再聲言，“要改善同美國的關係”，“要同美國友好”。美國國務卿賴斯克也一再誇獎印尼右派的反共反華措施，答應要給印尼右派更多的“援助”，作為他們積極反共反華的犒賞。

右派政權的頭子蘇哈多也不只一次地公開要求美國的“援助”。最近，右派政權已派貿易部副部長蘇柏多去華盛頓乞錢討糧。

目前，美帝國主義已經將它的反革命“全球戰略”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洲。這是美帝國主義為了應付日益高漲的亞洲革命而進行的被動的戰略部署。美國戰略重點東移計劃的核心，是拼湊反華同盟，包圍中國，妄圖發動侵華戰爭，妄圖撲滅亞洲的反帝革命大火。

在這樣背景下，美國積極策劃了促成“馬來西亞與印尼”和“曼谷會議”。不久前，“馬”印雙方還正式簽約“結束對抗”，印尼右派政權不但在政治上加緊同“馬來西亞”合作，而且還積極進行軍事勾結。“馬”印雙方都叫嚷，要“携手合作”對付“東馬來西亞”邊境的共產黨游擊隊的威脅。這就是說，印尼右派軍人要公開加入屠殺北加里曼丹愛國者的罪惡行列。

（轉入第七版）



關於中國的紅衛兵

賀雷

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以及一些假革命者，都一個鼻孔出氣，用同一種腔調，極端卑劣和惡毒地詆毀和攻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是詆毀和攻擊中國的紅衛兵小將。關於紅衛兵的謠言和奇談特別多，我們看星加坡的報章，很容易受欺騙受誤導。行動黨政府控制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不斷地散播大量詆毀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不斷地造謠中傷紅衛兵。這些反華言論的來源是美帝國主義的情報機構和台灣蔣匪的報紙、通訊社。我們這裏有些不明真相、而且腦子裏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根深蒂固的人，受到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反共反華宣傳的影響，以致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對於紅衛兵的活動不瞭解。基於這種情況，我們有必要根據事實，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的活動進行必要的闡述，藉以駁斥反動派的造謠中傷，以正人們的視聽。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革命的青年和學生創造了革命的組織形式——紅衛兵。這個革命組織是直接為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是：第一、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每一種社會制度的存在，都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思想。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統治者為了維持他們對廣大人民的壓迫和剝削，需要發展封建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為了維持他們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竭力發展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修正主義，就必須把在文化思想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必須破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是完全必要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和發展，就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與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

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中國人民這樣做是百份之百的正確，紅衛兵小將這樣做當然也是百份之百的正確。

為什麼破舊立新（破舊，就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新，就是建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運動由群眾、由紅衛兵這些小伙子來進行呢！

這是因為第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解放群眾自己的思想而進行的革命，當然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任何一種革命，都必須依靠群眾，必須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採取任何代替包辦的辦法是不好的。第二、讓紅衛兵小將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去受考驗，受鍛鍊，這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所不可缺少的。要在游泳中學會游泳，要在革命中學會革命，惟有投身到實際革命運動中去，才能真正懂得革命，才能成長為堅強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都寄望中國的第二、第三代背叛革命，蛻化變質，走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所以，如何使中國的第二、第三代受到最良好的革命教育和實際革命鬥爭中的鍛鍊，這是中國領導人最

關心的問題。現在，中國領導人讓青少年一代組成革命的紅衛兵，讓他們親身經歷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取得進行革命的實際經驗，取得同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實際經驗，這就大大有助於使中國第二、第三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堅強可靠的接班人。可見，紅衛兵運動，是一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

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特別仇恨紅衛兵，他們用最惡毒的言語，最卑劣的造謠手法，瘋狂地咒罵紅衛兵，其中的道理是不難瞭解的。試想，帝國主義老爺們一直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年輕一代的身上，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一個個都成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死敵，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堅強可靠的接班人，帝國主義老爺們、各國的大小牛鬼蛇神的希望統統落空了，他們從希望到絕望，從絕望到瘋狂，瘋狂地咒罵紅衛兵，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對於我們革命人民來講，反動派對紅衛兵的咒罵，只能使我們感到勝利的喜悅和對中國的未來具有堅強的信心。

紅衛兵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呢？他們堅決剷除封建思想的影響，堅決破除迷信，堅決打倒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堅決摧毀一切毒害人民的生活。他們改掉那些象徵封建統治，象徵帝國主義統治的舊街名、舊招牌，還有什麼不對呢？他們反對奇裝異服，反對“阿飛”，反對引人墮落的頹廢黃色書刊圖畫，還有什麼不對呢？難道中國應該保留這些毒害人民的東西嗎？他們反對那些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勢力所維護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力提倡無產階級的新

（轉入第六版）

論造謠

尙武

造謠，就是製造謊言，無中生有。造謠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將謊言當作真理，將野鷄看成鳳皇（八部），使人們黑白混淆，是非不辨，涇渭不分。

真理和謊言，有時容易分辨，有時也容易混淆，有些人容易分辨，有些人容易混淆。當真理還在少數人一邊時，謊言往往佔了暫時的優勢，人們由於習慣於聽謊言，特別是我們當中，一些長期生活在謊言社會的人，就不免要抗拒真理，或者對真理半信半疑。這些人最容易成為造謠者的俘虜。他們經信了謊言，又把謊言告訴給別人，在客觀上成為造謠者的義務宣傳員。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了“謊言滿天飛”的現象。

造謠者，是真理的敵人。他們自己害怕真理，也害怕人民接近真理，接受真理，害怕人民掌握了真理起來鬧革命。一切反動派都是造謠老手，他們經常造謠，靠欺騙人民來混日子。他們對人民群眾從來就是虛偽的，不誠實的。他們造誰的謠？造人民的謠，特別是造革命人民的謠，為的是要破壞革命。他們總是把侵略者叫為“被迫自衛”的人，把被壓迫而起來造反的老百姓硬指為“暴民”、“×匪”，把革命者形容為“青面獠牙”“十惡不教”的妖魔，而鎮壓革命就叫着“剿匪”、“為民除害”。這不是明目張胆地造謠嗎？一部廿四史，像這樣的謊言還算少嗎？

造謠者仇恨真理，當然也仇恨

維護真理的人。因此，真理維護者從來就是被人造謠中傷的，從來就是有人咒罵的。這些「人」，當然是反動派，是真理的敵人，是革命的敵人。

人民群眾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之後，他們就會把造謠者當做反面教員。凡是反動派造謠中傷的東西，也正是人民所應該維護和歡迎的東西；凡是反動派拍手叫好，愛護備至的東西，也就是人民必須堅決反對，無情唾棄的東西。這點在今天顯得特別重要。

造謠最怕的是事實，當人們還暫時看不清事實時，造謠者還有市場，一旦真相大白，事實擺在人民群眾的面前，謊言也就不攻自破，而造謠者，包括造謠的報章，都必被人民群眾所唾棄。

（接自第五版）

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還有什麼不對呢？試想，如果中國青年一個個都穿奇裝異服，剪“飛機頭”，跳“阿哥哥舞”，唱狂人歌，只曉得追逐異性，亂搞戀愛，就像新加坡一些青年那樣，中國還能叫社會主義國家嗎？中國的將來還有希望嗎？由此可見，紅衛兵做得完全對，做得非常好！

美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咒罵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咒罵紅衛兵，這一點也不奇怪的，這班大小牛鬼蛇神如果不罵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才是怪事呢，如果他們不罵中國，反而讚揚中國（像他們讚揚蘇聯那樣），那一定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沒有打擊到那班牛鬼蛇神。現在他們大罵，恰恰證明中國做得對，做得好，擊中他們的要害。他們越是罵得起勁，那就越證明中國幹得對，表明中國越來越鞏固。我們看中國的事情（包括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就應該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現代修正主義當作反面教員，凡是他們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他們越是反對，我們越要擁護；凡他們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他們越是擁護，我們越要反對。

青毒蛇，咬一口是致命的。
「學校當局在教室內放了一條毒蛇。這是一條竹葉
除也學習躲避致命毒蛇的祕訣。」
「除了學習怎樣躲避共產黨的陷阱以外，海軍陸戰
戰隊發現了它，當時它被掛在叢林小路，準備進攻路過
約任何海軍陸戰隊隊員。」
據說：「這座學校叫彭古宮，是去年七月份開辦的
兵畢業。」學生們在這所學校內所學習了「越共設計的
大約廿五種巧妙的陷阱。」
致命的毒蛇
「除了學習怎樣躲避共產黨的陷阱以外，海軍陸戰
除也學習躲避致命毒蛇的祕訣。」
「學校當局在教室內放了一條毒蛇。這是一條竹葉
青毒蛇，咬一口是致命的。」
戰隊發現了它，當時它被掛在叢林小路，準備進攻路過
約任何海軍陸戰隊隊員。」



原始武器門美國佬

犀利的弓箭

南越人民使用各種武器打擊敵人，使敵人十分驚慌不安。據合衆國際社發出消息說，在艮港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已開辦了一所學校，「學習怎樣躲避共產黨游擊隊用來打死在越南的濃密叢林和村莊里的課堂教材包括共產黨游擊隊用來打死在越南的美國士兵的各種裝置，這些裝置看起來是原始的，但是同現代軍武器同樣致命。」



‘議會民主’和糞 尚武

你猜，一堆人糞的力量有多大？

答曰：力量非常大，大到能使“神聖”的“國會”開不成，迫“內閣部長”們集體辭職。

不信嗎？報上明明寫着：“南韓政府內閣於九月廿二日決定辭職，原因是有一位國會議員向國會中數位部長（包括總理丁一權）投擲一罐人糞，總理及內閣部長覺得不能在受辱底下執政下去云云……”

其實，丁一權一班人實在太小氣，太認真了。同新加坡行動黨老爺們和某“大報”的話來講，“身為人民的代議士，怎能輕易地爲了小事情而置選民利益不顧呢？”

其實，在國會內拋大便，這應該是“議會民主”的最高表現。“議會民主”的真諦，就是在議會內，人民的“代議士”可以暢所欲言，當言有不盡時，就只好訴諸行動了。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是也。無聲的行動總比空話連篇強得多。試想，那位南韓“國會議員”不是向部長拋大便，而是利用所謂“議會講壇”高談闊論，慷慨陳詞，其效果必不如拋一堆大便來得大。

記得印度國會議員也曾變度大演“鐵公雞”。弄得國會內紙張滿天飛，墨水四處濺，“人民代議士”人人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這也是言有不盡而訴諸行動，或曰：“此時無言勝有言！”

按“禮尚往來”的原則，丁一權先生大可不必要辭職，他儘可以“以牙還牙”，“以糞還糞”，下令其內閣成員各備大便若干罐，一旦有人向他們投擲大便，馬上以糞還擊。這叫做自衛行動，合情合理，無可非議的。

過去，印度國會的“全武行”，給我們上了“議會民主”的一課，獲益匪淺了！

竊以爲，丁一權之流未免裝模做樣。他們上台本來就是靠玩臭的，能執政下去，也是一直玩臭，玩臭慣了，應不以爲臭，習慣成自然，何必見糞而大驚小怪呢？如果拿來比朴正熙（南韓偽總統）、丁一權之流，糞還可以做肥料，而朴、丁集團呢？除了出賣民族利益，引狼（美國狼）入室，壓榨百姓之外，還能幹什麼呢？真是比糞還不如！

（接自第四版）

印尼右派軍人政權擅自結束同“馬來西亞”的對抗，並且還同“馬來西亞”進行政治軍事勾結，這是對印尼人民的大背叛，是對印尼反帝革命事業的大背叛，還是出賣印尼人民利益的罪惡行徑，這是蹂躪萬隆精神的罪惡行徑。

右派軍人政權是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進行侵略的走卒。今年六月，馬力克秉承美帝的意旨，極力鼓吹“東南亞合作聯盟”。這個聯盟據說將包括印尼、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後台老板當然是非美國莫屬了。印尼右派政權還積極爲美國的“和談騙局”效勞。馬力克一再鼓吹“通過談判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他鸚鵡學舌地說，美國可以先暫停轟炸北越，作爲打開談判之門的步驟。這完全是適應美帝國主義玩弄“以炸迫和”的陰謀的需要。

最近，印尼右派政權更賣力地進行活動，以圖重新加入美帝一手控制的聯合國，目前，印尼已參加了聯合國的文教組織。九月中旬，馬力克宣佈，他要親身率領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

印尼右派同蘇聯修正主義的勾勾搭搭，近來也是有增無減。一年來，印尼右派從蘇聯那里獲得大量的武器軍火。最近，馬力克宣佈他打算親自出馬，到莫斯科去同蘇聯搞“親善”。

此外，印尼右派同日本、印度反動派也加緊勾結。日本已經並將繼續給印尼右派政權大量的“援助”。日本反動派還打算在九月內出面組織包括美、英、西德、日本的“援助印尼東京俱樂部”，可見印尼右派同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多深，而日本軍國主義又是多麼露骨地向印尼實行擴張。

九月三日至七日，馬力克訪問了印度，在同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的會談中，雙方表示了改善關係和進一步“合作”的願望。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右派政權還公然利用和縱容蔣幫份子，在印尼國內外進行對人民中國的罪惡活動。印尼右派加緊拉攏台灣蔣幫，打算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建立外交關係。

所有這一切情況，充份暴露了印尼右派軍人政權的親美反動面目，說明了它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走卒和奴僕，印尼右派軍人政權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是遭到人民的反感和譴責，處境十分困難和孤立。隨着印尼人民革命鬥爭的發展壯大，隨着國際局勢繼續朝着不利於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印尼右派集團的日子一定越來越不好過，它一定會在印尼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被燒在灰燼！



(接自第一版)

中國，但在行動黨政府的刁難壓迫下未能成行)。請問，難道這就是李光耀所講的“要跟全世界做生意”嗎？李光耀之流的那番話，真是十足的虛偽！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來，新加坡同“馬來西亞”的貿易一直在衰退。這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陰謀的惡果，是假獨立的惡果。

據統計，新加坡和聯邦、沙巴、沙拉越的貿易量，一九六二年從這三個地區的進口值佔新加坡進口總額廿一點六巴仙，一九六三年為廿點九巴仙，一九六四年升至廿八點九巴仙，一九六五年再升至廿九巴仙；新加坡對這三個地區的出口值，一九六二年為總值的卅二點七巴仙，一九六三年為卅五點二巴仙，一九六四年升至四十一點八巴仙，一九六五年則為四十四點六巴仙。然而，今年頭五個月進口比重降至不到廿七巴仙，出口比重則降至不過卅二巴仙。更引人注意的是，新加坡對聯邦、沙巴和沙拉越的貿易長期是居以出超地位，但到今年頭五個月，竟變為入超一千八百廿萬叻元。

大家知道，聯邦在傳統上是新加坡貿易的主要對手，聯邦與新加坡在經濟上的聯系從來就是無比密切的。但一年來，阿都拉曼集團與李光耀集團矛盾重重，展開了“經濟冷戰”，如“馬來西亞”宣佈拒絕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共同市場”，新加坡政府也宣佈包括從“大馬”進口的一百八十項貨品入口的限制。此外，在稅務、貨幣、金融、旅行入境等問題上，拉曼集團與李光耀集團的“冷戰”也相當劇烈。

新加坡要發展工業，不能不重視近在眼前的擁有一千萬人口的“大馬”市場，然而，在目前的“經濟冷戰”中，行動黨政府真是毫無辦法。李光耀不久前在答記者問時講過一段話，頗值得研究：“新馬在地理上、歷史上、經濟上等各方面關係實在太密切了，不過如果目前要講重歸統一的問題，那就會引起誤會，以為新加坡不能生存下去。”看來，連李光耀也要無可奈何地承認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是難於生存的，想“合作”回去嘛，又怕人家笑話，說他沒有本事，真是左右為難——這就是李光耀寡頭們目前的心情。

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照李光耀與阿都拉曼現在這樣搞下去，新加坡同聯邦的經濟關係勢必更加惡化，這無論對缺乏優良港口的聯邦，或者對以轉口貿易為生命線的新加坡，都是十分嚴重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唯有實現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真正獨立與統一。

還有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是，一年來，新加坡同英國、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逆差日益擴大。美、英、日，也是新加坡對外貿易的主要對手，逆差的擴大，對新加坡是不利的。

新加坡對英國的貿易一向是入超的，近年來入超更嚴重了。如一九六五年對英輸出一億九千二百萬叻元，輸入四億一千三百萬叻元，入超達二億二千餘萬叻元。今年第一季輸出四千四百一十萬叻元，輸入一億一千三百卅萬叻元，四個月內入超達六千九百廿萬叻元。

一九六四年以前（主要是“合併”前），新加坡對美國的貿易經常出超，例如一九六二年出超達二千二百卅萬叻元。但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對美國的貿易連續出現入超，這年入超七千六百七十萬叻元，一九六五年入超為六千八百五十萬叻元，今年第一季入超六十萬叻元。

對日本的貿易，近年來亦多係入超。一九六一年，入超額為一億六千三百八十萬叻元，而到了一九六五年，入超額增達三億零九百萬叻元。今年第一季新從日輸入一億零五十萬叻元，向日輸出才四千二百萬叻元，逆差額達五千八百五十萬叻元。

上述情況表明，新加坡一方面仍然是英國的傳統市場，另一方面，美日資本家正在加緊對新加坡進行經濟滲透。日本資本多數是有美國後台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美英兩國在新加坡進行劇烈的經濟角逐，力圖控制新加坡的經濟乃至政治與軍事。



BERSATU-LAH

KAUM MERAH SEMUA BANGSA!